一碗白开水

□任春铭

想当年，烧碗白开水，就是那么的难。

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爸爸妈妈都不烧开水喝，全村也没有烧开水喝的人家，都喝生水。记得有一次，二爷爷来到我们家，妈妈要给他烧一碗白开水喝，愣是没有烧开，因为那时候水少、没柴禾，渴了就用葫芦瓢从破旧的水缸里舀一点凉水解渴，还不敢多舀，喝点就行。当年我那92岁的小脚老奶奶和我那66岁的瞎爷爷渴了，也要从黑暗的土炕上一点一点挪到进间，在进间西北角的水缸里舀水喝。那时候，我跟着大人艰难地生活在穷苦的旧农村，能吃上一顿粗粮饱饭，能喝上一口清凉的甜水，就算是过上了好生活。我小的时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不到8岁的我，就担负起给好几个本家亲戚打水吃的“工作”，简直都快把只有七八岁的我累死了。当时，村里人吃水全靠老农民自己挖的大口井，这些井有苦水井，有甜水井，但大多是苦水井。甜水井里的水用来做饭和饮用，苦水井里的水用来浇地种粮食。全村人要想喝口甜水，就得由家里的壮劳力挑着担子，到村头的甜水井里打。他们用一根粗绳子吊着一个铁水桶，一桶一桶地往上打，再用担子往家里挑，一路上要歇息好几遍才能够挑到家。如果家里没有壮劳力，或者是村里的独居老人，就得依靠邻居帮忙挑水，这也使我联想到，当好人、做好事、志愿服务、公益慈善这些，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水井口结满了厚冰，打水的老农若不小心就会滑落到水井里。如今，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亲人长辈，早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享福去了，我也来到城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小时候靠挑水吃的地方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纯净自来水和智能热水器，做饭也全都实现了电气化。

今年“五一”假期，我驾车驱驰100多公里，回了一趟自己出生的地方——龙口市诸由观镇羊沟营村，村里平坦的水泥大道四通八达，独具匠心的公园、奇石，错落有致的农家庭院，一阵阵“人间烟火味儿”的叫卖声，和谐互助的邻里乡情，勾勒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乡村画卷。“新农人”放飞无人机，大搞田间管理，施展农民才艺，书写美好生活。

漫步村中，有一种心旷神怡、梦回仙境的感觉。物不是，人已非，我已经不认识这个地方了，大多数村民也不认识我，但仍有人热情地让我进家喝口茶水、吃顿农家饭。看着俺村的巨变，我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这就是新时代的家乡巨变！

刺槐花又开

□牟劲邦

过了五一节，刺槐花就开了，因为好吃，它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不过，据我了解，槐花的吃法并不太多，除了蒸、馇、包包子，似乎也没有太多花样。但如何做得更好吃，既不失刺槐花的野味，又融入现代美食风格，各家主妇自有妙招。我小时候吃的刺槐花包子，里面肯定不会放肉的，家家如此。放点韭菜，多放一勺花生油，就很好了。现在，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尽情放什么了，肉也好，海味也好。

刺槐花还是上等的猪饲料，这一点，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刺槐树是一种野生树种，分布于荒山野岭之中，生命力旺盛。在上个世纪，很多地方的公路边栽植着刺槐树，跟随蜿蜒的公路，向前延伸。刺槐树高大，人们没办法采摘刺槐花，只能任凭花开花谢。落花随着车流漩力和风力飘到公路边，被路沿石挡住了，形成了一条“落花带”。到了这个时候，孩子们便来抢了。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为了地盘争得面红耳赤，男孩不知是理亏，还是让着女孩，最终退出了争夺。他们每人拿一把扫帚，小心翼翼地慢扫轻扫，把落花从泥沙里筛选出来，装入袋子背回家，发酵后便是一道“美猪食”。

那些年，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一头猪。这头猪，犹如一家人的小银行。攒的猪粪给生产队，生产队给记工分；年底卖了猪，是一家人一年的零花钱。现在，公路边早已没有了刺槐树，泥沙路也早已变成了平坦的沥青路。我想，假如现在还有刺槐花，扫起来就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

刺槐花的另一个不凡妙处，就是它是槐花蜜的蜜源。在我们村北面公路与乡间路的夹角处，原先是有一处“槐花岛”的，每年五一前后，那里的刺槐林里便是一片洁白。南风拂动花枝，槐花的清香便扑面而来。寻香而来的，是一对江西夫妻。他们每年这个季节都要过来。从他们的蜂箱从卡车上卸下来的那一刻起，这儿便又多了一个村庄，一户人家的村庄。哦，如果把他们的宝贝蜂儿也算上，这个“村庄”挺大。听说我出于好奇要看蜜蜂，热情的女主人拿来一顶防护帽要给我戴上。我赶紧摆手说不用，我老远看看。女主人笑笑把帽子拿回了帐篷里。

吃过槐花蜜之后，我便认定了它，别的蜜不再问津。槐花蜜的甜香连着槐花的清香，让我永远记住了它的味道。当然，不是别的蜜不好。荆花蜜、枣花蜜、百花蜜，甚至南方的油菜花蜜、荔枝蜜，超市里都有，都不错。可是，在我心里，它们都没有槐花蜜的那种清香、那种润心润肺的滋味。也许是我的心灵被这平凡的小花熏陶洗涤得太久的缘故吧？

男人忙完过来了，问我要买蜜吗。我说是，但不急。我对蜜蜂好奇，好奇它们把花粉变成蜜的神奇；我对这些家无定所的养蜂人也好奇，他们逐花而居，一路北上，真的是风餐露宿，小小的帐篷里装着他们的梦想。关于由花而蜜的这个质变过程，男人说，这是工蜂干的活。原来，工蜂白天采粉，晚上酿蜜，一刻不闲，直到生命耗尽。

后来，与“槐花岛”毗邻的公路加宽拉直，“槐花岛”消失了。现在公路越来越宽，越来越顺畅了，只是这夫妻没有再来，不知道去往何方酿造生活了……

大美中国色

□刘晓莹

歌舞《满庭芳·国色》，舞出了5种色彩，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全场。梅红、鞠衣、松花、丁香、麴尘、缃叶、沧浪、东方亮、胭脂、缙云、福色、苏方、菡萏、纁黄、伽罗、浅云、月白、绿沉……这些传统的中国色，美成了诗，美成了画。

中国色有多美？光是读一读这些颜色的名字，就能感受到：酡颜，是“红潮生面酒微醺”，美人脸颊的那一抹红；藕色，是“红藕香残玉簟秋”，低调的浅灰里略略透出的红；苍色，草色也，是“天苍苍”的苍茫，亦是“白发苍苍”的苍凉；霜色，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满目秋意凄清；桃夭，是“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是桃花盛开时所呈现的鲜润的粉红；群青，是“如分雁荡群青过，忽挟龙湫万玉来”，是“青青四顾列群山”，尽显胸怀广阔……

古代中国人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当中，将色彩归为五种基本色：赤、黄、青、黑、白。东汉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

中国古人对色彩的称谓可谓种类繁多，从胭脂到天青，从粉红到黛绿，每一种颜色名称都凝结着古人的智慧，以及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古人从自然万物中提取颜色，又以自然万物而命名颜色，他们给再寻常不过的日子和事物都赋予了诗意和仪式感，桃夭、秋香、天缥、月白……粉红的桃花于风中摇曳，土黄的稻谷在秋日成熟，万里晴空淡蓝而极明纯净。中国传统色，名称既内敛又隐晦，它们代表的是一个意象，融景融情于一色，见一色则知一秋。

“海天霞、远山岱，色彩有万千。青白黄赤黑，东西中南北。五色的经纬，织出山与水。”从先祖刻画于岩壁上的那一抹赤红，到江南水乡粉墙营造的大片留白；从画卷上骑马女子的红衣绿裙，到汝窑一开惊于世的雨过天青……传统色在潜移默化中构筑起我们对于美的最初认知。中国色彩是中国文化的沉淀与精髓，也是培养审美素养和文化自信最好的文化资源。

那个俄罗斯老太

□潘云强

1961年至1964年，我在烟台一中读初中。

一中的正门在二马路，北向。西边的福山路还有一个便门，此门少为人知。为抄近路，我常走这个门。在福山路上，我常碰到一个年届花甲的俄罗斯（当时称苏联）老太，她身材高大，鼻梁挺直，皮肤白皙，深陷的眼窝下的那双蓝眼睛透出一丝丝忧郁。

老太太是个讲究人，尽管岁数大了，仍十分注重仪表，外出时，不但衣服干净，而且要化一下淡妆。冬天，中国老年妇女头上普遍戴的是镶嵌着绿石英的黑绒帽，她则围一个深色图案的大穗头围巾。

因她是外国人，因她有着一张与众不同的洋面孔，所以我对她格外关注，甚至对她命运有着某种担心。她在中国过得好吗？她是如何来到中国？又怎么到的烟台？她是如此的神秘，如同深夜静悄悄的花园，犹如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后来听人们说，这个俄罗斯女人年纪轻轻时便来到了烟台，她的美丽，一时成了小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我更想知道的是，她如此早地离开家乡，离开父母，难道不想父母与家乡吗？

福山路是条南北向的小路，顺山势呈北低南高的走势。从二马路进入，是一溜的小上坡，洋灰色的街道整洁而安静。路两边有一些树木，夏夜时，常有老人坐在树下乘凉。一些男人拿着茶壶，一边看着路上的光景，一边喝着茶水。忙完家务的妇女们，则摇着蒲扇，三五人围坐在一起，悠闲地拉着家常，身边的孩子围着她们嬉笑打闹。我的目光有意识地在他们中间游移，似乎想发现点什么。但是我失望了，人群中，从未发现那个俄罗斯老太的身影。她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难道她不会说中国话吗？

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风特别大，狂啸的北风似乎要把天地翻个个。粗大的树木被吹得树身摇晃，发出呜呜的叫声。不严实的门窗发出嗵嗵的声响，狂风用无数只看不见的手把砂粒及枯枝败叶从地面卷起到天空。在如此天气里，只见外出办事的俄罗斯老太站在一个宣传栏前，弓着腰，努力维系着身体平衡，她的手在用发夹费力地夹头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是爱美的俄罗斯老太把宣传栏的玻璃当成镜子，在整理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

春晨，轻风拂柳，小鸟欢唱，我的心情也很愉快。当我脚步轻松地走到福山路，看见从小市归来的俄罗斯老太，手里提了一些菜走在前面。她被绊了个趔趄，如同电影慢镜头，她是一点一点倒下的，准确的说是坐下的。她摔得不重，等我走到跟前，她已站了起来，正弯腰拍打着弄脏的地方，并用手不停地捋着皱巴巴的衣服。我走到她身旁，顺手把掉到地上的菜捡起来递给她。老太说了句：“孩子，谢谢你！”天哪！她原来会说中文，我内心突然涌上了一种莫名的激动。老太道完谢，提着菜，继续向坡上走去，春光里她的身影高大且孤独。

在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玛达姆”是俄罗斯对已婚女人的称谓。有时，同学们也会称那个俄罗斯老太为“玛达姆”。那一时期，中国人推崇苏联的文艺作品，其中二战时期的歌曲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深得人们的喜爱。我更爱看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也喜欢看诗人的生平，普希金为保卫自己的爱情，38岁死于决斗；诗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也有着浪漫的异国恋情，在他们眼里，爱情是没有国界的，甚至高于生命。那么，作为他们老乡和同胞的这个老太呢？她也是因为爱情吗？

时间证实了我的猜想，后来我得知，俄罗斯老太年轻时邂逅了一个烟台小伙，并爱上了他。她身上与生俱来的布尔乔亚血统，让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是爱，让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可是直到毕业，我也没见到她的爱人出现，那些问号也在一个青涩孩子的心里若隐若现：他是谁？长什么样？也会是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翩翩诗人吗？他是怎样俘获她的芳心？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缠绵悱恻的故事？

如今，时过境迁，答案注定不会再有。爱情则永远像一首浪漫的怀旧老歌，在风中，在雨里，在那迷雾的远方缭绕……

初夏，东方风来

□岳立新

当梨花摇雪、桃花飞霞还在咀嚼春的翠绿，当风吹皱一池春水还在柔柔地抚弄阳光的时候，性急的夏姑娘，就已经快马加鞭飞驰在田野、乡间、河边、山峦，用纤纤素手描山画水、采花摘云，在乡间田野处处飘溢起生机和希望。农忙的村民们踏着时代的声响，脸上激荡着春的昂扬。夏天——我们走进了你的怀抱。

初夏的晨雾凝结的露珠，滚动在牡丹花瓣上晶莹透亮，犹如响在《春江花月夜》里的音符，更似荡在游人灵感中奔涌的诗行。

初夏的夕阳，碾红了西山，打开你的窗子，便会涌进斑斓的色调，任你尽情地蘸着它们勾勒描绘你心中的畅想；初夏的夜晚，独坐楼台，看季节的变换日月的轮转，看岁月的流逝光阴的飘移，多么像一幅淡泊的静物画，你会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

初夏的风，潇洒飘逸，给大地绿色的气息，给江湖欢乐的涟漪；初夏的风，少了一些春风的任性、柔情和娇羞，多了一份成熟的淡定、从容和洒脱，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如同一袭淡绿纱衣的女子款款而行，洒下一路芳香和清凉；初夏的风在年轻的心壁上，默默雕凿一种激情，一种信仰，一种向上的力量，掀起你飘逸的长发，催着你生命的竹林叮咚拔节。

初夏的雨，是哺育着大地的甘甜的乳汁。它细细密密、淅淅沥沥，像拨弄着抒情的琴弦，给万物以生机；它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语言，告诉你劳作的时机，告诉你生命的际遇；它是一种沐浴，它是一种洗礼，给你崭新的希望，给你无尽的期冀。

初夏给青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给青春涂抹上最迷人的色彩，给青春谱写了最激昂的韵调，给青春雕刻了最优美的线条。似乎甩掉了所有的累赘，脱掉了厚重的束缚，焕发着青春，散发着活力，张扬着奔放，呈现着缤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青春更显迷人和奇妙。

初夏没有初春的寒凉，没有盛夏的难耐和闷热，更没有秋日的凋零和迷茫。初夏用它真挚的情意，赠给你一个心情的花季。把握住了初夏，你也便把握住生命，把握住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初夏，东方风来满眼绿。

怀念老屋（外一首）

□蔡同伟

今夜无眠
脑海又涌出乡思
辗转于钢筋水泥铸就的方格里
我反复抚摸故乡这个名词
耳畔叽啾着燕子的笑语
眼前晃动着老屋的影子
童年的时光
闪亮我的回忆
温馨的烟火气
萦绕我的脑际

哦 老屋
在我的怀念里矗立
这里储存着我太多的念想
叠印着我人生最初的足迹
老屋虽然破旧
却能遮挡岁月的风雨
老屋虽然窄巴
却能温暖贫寒的日子
老屋是我的根
故乡的胎记
老屋是我心中的殿堂
永远的圣地

好想回到老屋
亲近泥土气息
枕着绵绵乡情
重温热炕头的惬意

乡思

悠扬脆亮的柳笛声
响在我的记忆
流着鼻涕的小伙伴
走进我的梦里
老屋的紫燕
在我的眼前翩跹
田野的布谷
在我的耳畔鸣啼
思恋草地上追逐蝴蝶的情趣
怀念梨园里白雪盈枝的美丽

好想吃一顿
母亲蒸的槐花包子
好想喝一口
山涧流下的清溪
池塘的芦苇
是否还是那么茂密
村头的老槐树
是否还是那么壮实
为我扎风筝的远房二叔
应是八十左右的年纪
陪我挖野菜的邻家小妹
不知现在何地……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费。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

西海岸什么都没说

□王坤

静静的西海岸
宛如楚楚动人的少女
偏居于芝罘岛西侧
一条靓丽彩带
合拢成一个浅浅的海湾
碧波荡漾曲曲折折
两个顽童抬起了
一个巨大的海螺
满头大汗搬回家去
把大海的馈赠
当成自己劳动所获
芝罘岛阳主庙的暮鼓晨钟
惊动了一群海鸥
它们张开翅膀翩翩起舞
飞翔在蓝天白云
拍打着涛涛清波
一个个海上人家
耕海牧渔捕金捞银
起早贪黑精耕细作
丰富了百姓餐桌
新鲜了万家生活
耕海耕出一番新天地
牧渔牧出一片新收获
渔火点点霓虹闪烁
张灯结彩打鼓敲锣
唱着金梭银梭
舞出吉祥欢乐
每天都是好日子
人民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人间仙境西海岸啊
美轮美奂妖娆婀娜
沉默无语的西海岸
笑容可掬含情脉脉
西海岸什么都说了
西海岸什么都没说